

清儒學案

世章



陸臺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五

天津徐世昌

思適學案

潤賓以小學而通經學以經學而爲校勘一時士夫以傳
刻古書相尚經史鉅編爭用委屬凡經手定增重藝林幾
欲比跡鴻都折衷虎觀前此澹園義門所未逮焉黃鮑諸
家多或專車少財一帙精能美富各盡其致校勘之業於
斯爲盛述思適學案

顧先生廣圻

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潤賓元和人從兄之達字抱冲廩貢
生好藏書顏其室曰小讀書堆與黃蕡圃士禮居並稱於時先
生少從同郡張白華思孝游繼又受業於江艮庭之門得惠氏

遺學通經學小學之義嘗館於程氏程富藏書徧覽之不事科舉業年逾三十始爲諸生其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混而一之則轢轍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指示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橐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稽以食嘗論古書訛舛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割然心開而目明當時名流多相推重其最著者爲孫淵如觀察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張古餘太守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儀禮鹽鐵論爲黃蕡圃孝廉刻國語國策爲胡果泉中丞刻宋本文選元本通鑑爲秦敦甫太史刻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山尊學士刻晏子春秋韓非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阮文達公校刻十三經注疏亦延之與臧拜經

何夢華同輯校勘記又嘗以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謷

之先生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遯翁苦口一

卷道光十五年卒年七十遺文編刻爲思適齋集十八卷

參李兆洛

撰墓志 楊文蓀撰文集序 顧千里先生年譜

文集

重刻宋本儀禮疏後序

道光庚寅歲閩原觀察重刻所藏宋景德官本五十卷賈公彥儀禮疏自一至卅一又自卅八至五十既成以千里平日粗涉此經命以一言綴於後千里思夫治經者期曉然乎經之意而已經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注經注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疏此讀疏之所以爲治經先務歟讀賈公彥之疏由之以曉經注之意者最多舉其一言之鄉飲酒禮疏曰鄭注鄉射云昔大王

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彼兼言文王者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亦得召南之化此不兼言文王者據文王徙豐受命之後專行周南之教賈合鄉飲酒鄉射燕三篇之注周南召南者而疏通其意也學子但讀此疏則鄉飲酒之注與燕同不兼言文王者可以曉然而鄉射之注與鄉飲酒燕不同兼言文王者亦可以曉然又何用如若膺大令及其晚年別讀詩序先王之所以教鄭注而後始見其或不言文王或言文王有不合仍未述及賈公彥具有明文轉謂從前不能知此哉用是推之治經者必以讀疏爲先務斷斷然矣今閻原觀察知所先後獨舉罕覩之本用餉學子可謂盛心千里轉慮此後得之較易而讀者通患習焉弗察爰附著之若乃是書流傳之緒美善之徵校刊之例此不具出者見觀察所自序中也

重刻儀禮注疏序 代張古餘

儀禮經鄭注賈疏前輩每言其文字多誤者予因徧搜各本而參稽之知經文尙存唐開成石刻可以取正注文則明嘉靖時所刻頗完善其疏文之誤自陳鳳梧本以下約略相同此從元和顧千里行篋所見所用宋景德官本手校疏凡正譌補脫去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爲之改觀千里又用宋嚴州本校經及注視嘉靖本尤勝皆據吳門黃氏家之所藏也夫二本之在天壤間爲功於此經非淺而獲見者罕不亦惜哉遂與千里商榷合而編之重刻以行世其列卷依景德爲五十者以尙是賈氏所分也自卅二至卅七損失六卷校以魏鶴山要義而循其次第者魏所用卽景德本也餘卷有缺葉不得不取明以來本足之而必記其數者傳信也經注之文間有與疏違互

者以其元非一本不可強同也嚴州本之經較諸唐石刻或有一二不合今猶仍之者著異本之所自出也注與疏兩宋本非必全無小小轉寫之謬不欲用意見更易者所以留其眞慎之至也至於經也注也疏也於各本孰爲同孰爲異祐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則釐然具在不難覆案也若夫近日從事校讐者不止一家覈其論說或取諸經傳通解等或直憑胸臆而已莫不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唯執此訂彼其是非得失庶可決定也自今卓絕之士如張蒿庵顧亭林其人以爲依據乃無當時殘缺之嘅而由是修明通儒之業則聖之經賢之傳其精微且於斯焉在文字云乎哉

釋名略例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日本字曰易字是也

雖然猶有十焉日本字曰疊本字曰易字而易字曰易字曰疊
易字曰再易字曰轉易字曰省易字曰省疊易字曰易雙字本
字者何也則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
屬一也疊本字者何也則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
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則宿宿也星各止
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易字者何
也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疊易字者
何也則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再易
字者何也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
轉易字者何也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
此之屬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則繩似蠅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蠅
繩繩而省蠅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省疊易字者何也則夏曰

吳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吳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易雙字者何也則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挲雙字如此之屬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分半於本字半分於易字者在其閒以相關通然則易字之所由生固生於本字而已矣所謂易簡於天下之理得也讀者循是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脫誤之當補正者無不可知也至於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亦無不可知也吳子志忠將治釋名屢咨其所難知者於予故略舉本書以明其例書而貽之

戰國策札記後序

黃君蕡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

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敍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
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
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
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
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采
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
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蕡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
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
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
尋繹累年最後於敍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

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等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稾牽率未竟他年儻能徧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謚諸蕡圃其以爲何如

校刊華陽國志序

代廖運使寅

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三輔黃圖爲宋人增亂華陽國志明刻本俱闕卷十之上中兩卷近時始有補完本而皆舛誤不可讀予家益土念搜討古迹莫先於此志求善本不得前十餘年由中州葉令擢守京江唐

刺史仲冕告予謂陽湖孫觀察星衍有季氏振宜家所錄宋嘉
泰四年李至刻本擬卽借刊後以右遷觀察至豫章未遂其願
及再來江淮司轉運之事官閣餘暇披閱此書因借數本合校
之又參以書傳所引舊文訂定謬錯按李至序稱凡一事而先
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
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則因而全之是其本已
經至刪改故蜀志汶山郡與越巂郡誤連而少汶山屬縣及漢
嘉郡士女讚少巴郡第二又三國志注引此書有李宓陳情表
而今本無之此類悉加補正或附按語以諗學者雖元豐間呂
伋公大防所刻不可得見無以全復常氏舊觀其視至本則固
有過之無不及矣元和顧茂才廣折是正諸書最稱審密竭半
歲之力爲予督工開雕故能精致古雅不減宋元佳刻孫觀察

雅好流傳古書又見近世修志者空無故實慨古地理書多放佚嘗欲刊行舊本以備一方掌故先校刊三輔黃圖長安志於關中又刊建康志於江左每惜浙中未將乾道咸淳臨安兩志付梓又因修建志松江先刊楊潛雲間志今此書成於晉魏之間古字古義尤足證佐經史後有修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則誠藝林之勝事也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寧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荊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

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
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

唐律疏義後序

右至正辛卯崇化余志安刻本其律及疏議整繕略無譌錯抹
子亦完備靡漏非尋常傳鈔者比也唯釋文頗有難讀處今年
淵如先生見屬摹刊於江寧細爲尋繹見其序有云此山貰治
子治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此山貰治子未詳何人序又
無年月并撰序人名氏然必在王元亮以前故元亮於第一卷
後自署重編也仰待制序言王君長卿以釋文纂例二書來卽
指重編釋文而不復追述元撰者耳又考第三卷義寧下有云
隋末年號第十七卷出繼同堂卽不合緣坐下有云釋曰出繼
謂伯叔父及兄弟之子已之子內有出繼同宗者同堂謂伯叔

父之子今俗呼爲親堂兄弟者第廿六卷或注冷熱遲駛下有
云疎史反第廿八卷卽停家職資下有云停家職資謂前職前
官皆所謂此山貰治子釋文而重編刪併有未盡也證之以元
亮廿八卷釋中詳其釋意之語尤確無可疑矣蓋其初是子注
而釋甚詳如今在長孫無忌進表下及名例一疏議下者後所
重編乃總退入卷末而自第二卷以下釋往往簡矣其所以難
讀則有應別自爲條而連他條者有應屬一條而分數條者有
標其字而佚其釋者有釋在而遺標字者有前後互換其處者
有釋所據本不同而牴牾者則未知王元亮重編而如此歟抑
余志安刻之乃如此歟今守前人慎下雌黃之戒悉依舊文弗
敢輕加改易意欲請先生更撰考定釋文都爲一編與此兩行
爰舉其大槩以書於後世有善讀者引類以求探端知緒或且

不難於所欲考定者自多闇同也夫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代秦敦甫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卽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

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未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